

世界大學大綱

1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世界文學大綱

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

世界文學大綱序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世界文學，在承受了過去幾千年來的豐富文學遺產的基礎上，正在逐步邁向輝煌的最高峯。在這個璀璨的年代裏，作爲一個文學愛好者，對於形成今天這偉大的成就的前因後果，是不能不知道的。因此，認識整個文學世界發展的過程，對於愛好文學的人來說是非常必要的。我們了解文學在幾千年發展過程中的各個時期的不同特點，除了可以豐富我們的精神生活，增廣我們的文學眼界外；我們還可以根據過去的發展規律，預見文學世界的發展路向，和更美好的將來。

然而，整個文學世界，自從最古的凱爾地亞刻石起，到今天爲止的一段長年代裏的產物，多得難以勝數，是會使我們的眼睛眩亂的；要我們逐一接受和研究是不可能，簡直教我們無從入手。我們且不去說荷馬、印度的兩大史詩等鉅著，單就以中國或近代任何國家一個作家爲研究對象，就會像鄭振鐸先生在原書序言裏所說「已足夠消磨你的一生了」。

但是，前面已說過，我們不能不對整個文學世界有全面概括的認識；可是我們的一生精力又少得可憐，連對一個作家的深澈了解也做不到，該怎麼辦？

幸而，有些學者們，他們把整生的時間都從事研究和整理這個複雜的文學世界；他們以終生辛勤工作中的一點一滴的積累，貢獻給後進的文學愛好者們；使他們得以在一段短短時間中，認識整個文學世

界的概觀。外國的，我們且不去管他，就以中國來說，鄭振鐸先生編的文學大綱就是一本這樣的，其價值難以衡量的書；它可說是中國人研究整個文學世界的最主要、最完善的經典著作。

它就是世界上各學者的辛勤工作成果的綜合者。我們只化很少時間讀完這本書，就可以對世界最古書籍、荷馬史詩、希臘的神話、印度兩大史詩，或是任何一個世紀中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學特點有扼要的認識。

鄭氏文學大綱從出版到現在，已相隔三十年了。在這三十年中，它一直是研究文學者所不能缺少的書。在它絕了版後，藏有該書的人，更把它視作稀世珍寶似的；至於從別處借來的人，簡直捨不得把它還給人家；有些人還登報以高價公開徵購。本社的圖書館中，僅藏有兩套，但它一直沒有過空閒地安放在書架上的時刻，等候着讀它的人，往往在一兩年後才能傳到手上。該書的價值，由此可見了。

本社從社員需求的情況看來，可以推想到各方面的需要；本社同人有見及此，決議集資出版一套世界文學大綱，以供讀者們的需求。

因為鄭氏的文學大綱是三十年前出版的，在修辭方面，有一些地方在現在看來，未免覺得陳舊些，使我們讀來感到不大方便。同時，原書出版以後的三十年來，文學世界有很大的變化，這些新情況並沒有能及時輯錄下來；該書第四冊（最後一冊）以中國新文學運動開始之期為結束。因此，不能滿足今天的讀者的要求了。爲着彌補這缺憾，本社遂組成編輯委員會根據世界各國文學史料，詳加編譯，訂正整理，借助鄭氏之文學大綱一部分資料，並對近三十年來世界文壇的新情況加以扼要的敘述；計共輯錄了十餘個國家，約有一百位較爲重要的作家生平及作品編成這套世界文學大綱，在編輯過程中所用的資

料來源，我們於每章後，均詳列出處。因爲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對每個問題都詳述，讀者如有某些問題，需要深入研究，可從我們列舉的參考資料中選讀。因爲有部分資料，是借助於鄭振鐸的文學大綱的；鄭先生在該書前有一篇叙言，我們覺得也是一篇很好的參考資料，所以我們在這套新編的世界文學大綱中，把鄭先生的叙言引錄下來，以供讀者們參考。這套書雖還跟我們的理想有距離，但我們已盡了我們的所能了。我們還在時刻注意着文學世界的發展，以備將來再行補訂。

在我們的編寫過程中，承蒙好幾位名作家提供寶貴的資料與意見，使我們的工作能在資料極缺乏的情況下，得以順利進行，我們並在此致意了！

香港文學研究社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

鄭氏「文學大綱」敘言

文學是沒有國界的；阿拉伯人的故事，可以同樣的使斯坎德那維亞人怡悅，英國人的最精純的創作，可以同樣的使日本人感受到他們的美好，中國的晶瑩如朝露的詞，波斯的歌着「人生如寄」的詩，俄國的掘發「黑土」之秘密的小說，也都可以同樣的使世界上別一部份的人感受到與他們本土的人所感受的一模一樣的情緒。文學是沒有古今界的；希臘的戲曲，至今還爲我們所稱賞，二千餘年前之詩經，至今還爲我們所誦讀，紅樓夢寫的是十八世紀的一個家庭的事，狄更司、莎克萊寫的六七十年前的英國，陶淵明抒寫的是六朝時所感生的情緒，亞摩客耶雖鳴的是中世紀時所感生的心懷，然而他們卻同樣的能爲後來各時代的人所了解，同樣的能感動了後來的各時代的無量數的人。

所以我們研究文學，我們欣賞文學，不應該有古今中外之觀念，我們如有了空間的或時間的隔限，那末我們將自絕于最弘富的文學的寶庫了。

我們應該只問這是不是最好的，這是不是我們所最被感動的，是不是我們所喜悅的，卻不應該去問這是不是古代的，是不是現代的，這是不是本國的，或是不是外國的，而因此生了一種歧視。

迷戀骸骨，與迷戀現代，是要同樣的受譏評的，本國主義與外國主義也同樣的是種癩癖。

文學的研究著不得愛國主義的色彩，也著不得「古是最好的」，「現代是最好的」的偏見。然而有

了這種偏見，或染了這個色彩的人卻不在少數。

文學大綱的編輯，便是要闢除以上的偏見，同時並告訴他們：文學是屬於人類全體的，文學的範圍是一座絕大的園圃；園圃一朵花落了，一朵花開了，都是與全個園圃的風光有關係的。

文學大綱將給讀者「以文學世界裏偉大的創造的心靈所完成的作品之概略」，同時並置那個作品于歷史的背景裏，告訴大家以從文學的開始到現在，從最古的無名詩人，到了丁尼生、鮑特萊爾，「人的精神，當他們最深摯的感動時，創造的表白在文學裏的情形，」並告訴大家，以這個人的精神，「經了無量數次的表白的，實是一個，而且是繼續不斷的。」

這個工作真是一個偉大而艱難的工作；文學世界裏的各式各樣的生物，真是太多了，多到不可以數字計，一個人的能力，那裏能把他們一一的加以評價，加以敘述！僅做一個作家的研究，一個時代，一個國的研究者，已足夠消磨你的一生了。要想把所有文學世界的生物全盤的拿在自己手裏，那裏能夠做得到。然而已有許多好的專門研究者，做了那些一部分的研究工作了，也有好些很有條理的編者，曾經做過那種全盤的整理工作了。編者的這部工作，除了一小部分中國的東西外，受到他們的恩惠不少。要沒有他們的工作，本書乃至一切同類的書，其出現恐將不可能。這些書的名稱，將在本書最後介紹一下。

編者尤其感謝的是 John Drinkwater，他編的文學大綱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的出版，是誘起編者做這個同樣工作的主因；在本書的第一卷裏，依據她的地方不少，雖然以下並沒有什麼利用。Macy 的「世界文學史」 (The Story of World's Literature) 也特別給編者以許多的幫助。

本書的插圖頗多，其中從 L. Drinkwater 的「文學大綱」裏引用者不少，此外是編者自己搜集的結果。這些插圖可以使本書的讀者增加不少興趣。關於中國的一部分，有許多未註明作者及所從出的書之名者，皆為引用三才圖會者，這部圖的書很有趣，是明人繪的，什麼都有，從天文地理以至生物、器用，歷代名人的圖像也占了十幾卷。因為未能一幅一幅的註明，故在此總註一下。

本書曾刊載于十五卷及其後的小說月報上。以後又陸續的增入了不少的材料，尤其是中世紀的一個時代及插圖的一方面，成為現在的樣子。

許多熱心的朋友與讀者會時時給我以許多的指示與鼓勵，他們的厚意，編者是不能忘記的，商務印書館對於本書的出版，曾給與編者以種種的便利與幫助，也是編者所十分感謝的。

本書的錯誤與疏漏，自然是必不能免的，希望專門的研究者能隨時的指教，予編者以更正的機會，此不獨編者個人之幸也。

鄭振鐸 十五年七月九日

目次

第一章	世界最古的書籍	一
第二章	偉大的希臘詩人——荷馬	一九
第三章	文學、哲學、神學的總集——聖經	三七
第四章	希臘神話——歐洲藝術的源泉	六三
第五章	東方的聖經	一〇九
第六章	最古的文學作——作品印度的史詩	一二五
第七章	中國的精華——詩經與楚辭	一五一
第八章	中國古代歷史家與哲學家	一八九
第九章	希臘與羅馬	二一一
第十章	漢代的賦家歷史家與論文家	二五一
第十一章	魏晉詩人——曹植、陶潛及其他	二七三
第十二章	中世紀的歐洲文學	二九五
第十三章	中世紀的中國詩人(上)	三三三
	大事年表	三三三

第一章 世界最古的書籍

文學的起源，比文字還早；在文字未發明以前，它已在勞作人們生活中佔着重要的地位了。

跳舞是最古的藝術。當時人們在戰勝敵人後，常常圍繞火堆跳舞。他們一面跳舞，一面呼喊；這種聲音漸漸變得和諧，能夠與跳舞的節奏相應和了，於是就形成一首戰歌。後來，人類對於神的觀念發達時，又產生了祈禱詞。那些歌聲與祈禱文一代一代的傳誦下去，並且一代一代加進新的內容。

人類逐漸文明了，因此越來越感到需要創造一種文字以記錄生活中的重要的事情，容易遺忘的事情，於是比較有智慧的人便發明了原始的文字。最初人們是用以記錄生活中的重要事情，但到了後來，他們便用來記錄他們的戰歌和禱詞了。但在古代懂得文字的人很少。

最古的文字是粗率地刻在岩石上的，據後人的推想，這些岩石上的刻文都是先由一個能寫作文字的人畫好了字痕，然後由一個刻石匠來刻。後來，人們又進一步在焙乾的黏土板上寫字。這些黏土板構成的書籍的遺文，曾被萊雅特(Sir Henry Layard)在小亞細亞的凱爾地亞(Chaldea)發現過。其中的一片，現在還陳列在不列顛博物館裏，內容是關於洪水的記錄。這可算是世界上所存在的最古的文字了。這片文字的寫作時期，約在紀元前四千年。因此，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希伯萊人在作聖經的數千年之前，已在凱爾地亞的紀載裏發見了創世紀上所述的洪水故事了。凱爾地亞人所用的文字，是一種「楔形文字」，每一個字，都是以一個楔，或幾個楔聯合在一起構成。他們的寫作都是從左到右。寫字的筆是

一程方頭的尖筆。

凱爾地亞的寫作文字的人都是受僱於宮廷，當國王出征時，這司書的人是他隨從中的重要人員。他的職務是記載攻勝的城池和殺死的敵人的數目，以及劫掠財物的數目，用以增高國王的威力。凱爾地亞的僧侶，也是受王家俸給的，他們著作凱爾地亞的宗教文學。除了記載戰爭與祈禱詩以外，在凱爾地亞所發見的黏土板裏，又找到關於農業，占星學及政治的文字。有人以為萊雅特及其他阿速利亞研究者所發見的那些黏土板，都是建在尼尼微（Nineveh）的阿速利亞王桑那考利蒲（Sennacherib）（紀元前七〇五年生，六八一年死）的圖書館所藏的一部份。

埃及的文學是次於凱爾地亞的最古的文學。埃及的書籍都是寫於紙草做的



凱爾地亞刻石之一部份。這種刻石產生於紀元前四千年，為世界上最古的文字。

紙上的，這種紙草是蘆葦的一種，產生在尼羅河下流，那些紙就是用紙草的幹做成的。埃及人所用的筆是一管蘆類的幹做成，或者是草幹，或者是竹幹，我們所知道的最古的埃及書籍是死書（*The Book of the Dead*），這本書約在大金字塔建築的時候寫成。不列顛博物館裏也藏有一部死書。死書所包含的是對於神的頌詞、讚美詩、祈禱文以及精靈到將來世界的途中的經驗與最後的審判等等。它是禮儀的一種，每一個墳墓裏都要放一部在裏面，以保靈魂在向未來世界進行的途中的安全。因為有了這個風俗，埃及的司理葬事的人們便變爲第一次在史書上記載着的書頁了。在埃及，文學的觀念都聚集在廟宇裏，在許多的埃及神中，宙斯（*Thoth-Hermes*）是司書的大神，他是鳥頭人身的，相傳埃及的許多古書都是由他創作出來的。古埃及的文學，不僅限於宗教文學，此外尚有許多種類，如宮廷文學，和民間文學等都是。後來，埃及人產生的書籍更多，如小說、遊記，以及關於宗教、法律、論理、數學、測量、幾何、醫學等類的書都有，在這許多書籍中，能流傳到現在的卻很少。即在亞歷山大城的大圖書館裏，古埃及的文學恐怕也難得見到一部，實際上它完全是一個希臘的圖書館。

除了死書以外，埃及還有一部書，名叫塔霍特浦的箴言（*The Precepts Ptah-hotep*），這也是世界上最古的書之一。塔霍特浦生於尼羅河附近的曼非斯（*Memphis*）城，他生活的時代約是紀元前三五〇〇年左右。這部最古的書的寫作，早在摩西的二千餘年之前以及印度的浮陀（*Vedas*）的二千餘年前；荷馬的史詩及梭羅門（*Solomon*）的箴言之產生，約在二千五百年以後。我們現在與梭羅門相距的年代，還不像梭羅門與塔霍特浦相距那麼遠。這本書的古遠歷史，由此可知。此書寫在一張紙草紙上，這紙長二十三呎七吋，闊五尺餘，現藏在巴黎的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裏。

遠在歐洲文學的開始數百年，中國已有書了。中國的文字，發明得很早。最初的文字，在現在所能得到的，是商朝的龜甲文，這是數十年前劉鶚在河南安陽縣發現的。那些文字都是刻在龜甲或骨頭上，到了周朝，文字已寫在竹簡上；竹簡上的字，有的是用刀刻的，有的是用漆寫的。漢時，更進一步用縑帛來作書。至紀元一百年前，即東漢時，蔡倫發明造紙方法，後來書籍傳佈的範圍才擴大。漢朝末年，蔡邕寫刻石經，掛在鴻都門，人門一時爭相前往摹搨，這是印刷術的萌芽。到隋唐時，已發明雕板術，五代末以後，雕板的書籍流傳極廣。到了宋初，又發明了活字印書法。

中國古代的書籍，用在竹簡時，是用牛皮串起來的。至改用縑帛及紙以後，則以木爲軸，以縑帛或紙捲在木軸上。後來演變成冊；宋時多作蝴蝶裝訂，逐頁翻看，展轉到最後仍合爲一卷。

印度的浮陀是桑土克里底 (Sanskrit) 人的聖經，它的寫作至少在紀元前一千年。釋迦牟尼生於紀元前六世紀末葉，他的教義，產生了許多印度的宗教文學；這些書籍，有的寫在皮上，有的寫在棕葉上。最古的希伯萊書籍的寫作約在紀元前六百年。

腓尼幾人 (Phoenicians) 是商業民族，他們在北非洲的都城迦太基 (Carthage) 是世界的第一個商業的城市。他們是第一個教希臘人去寫作文字的民族。

希臘人 (Greeks) 從腓尼幾人那裏學會創造文字；又從埃及人那裏第一次得到著書的觀念。希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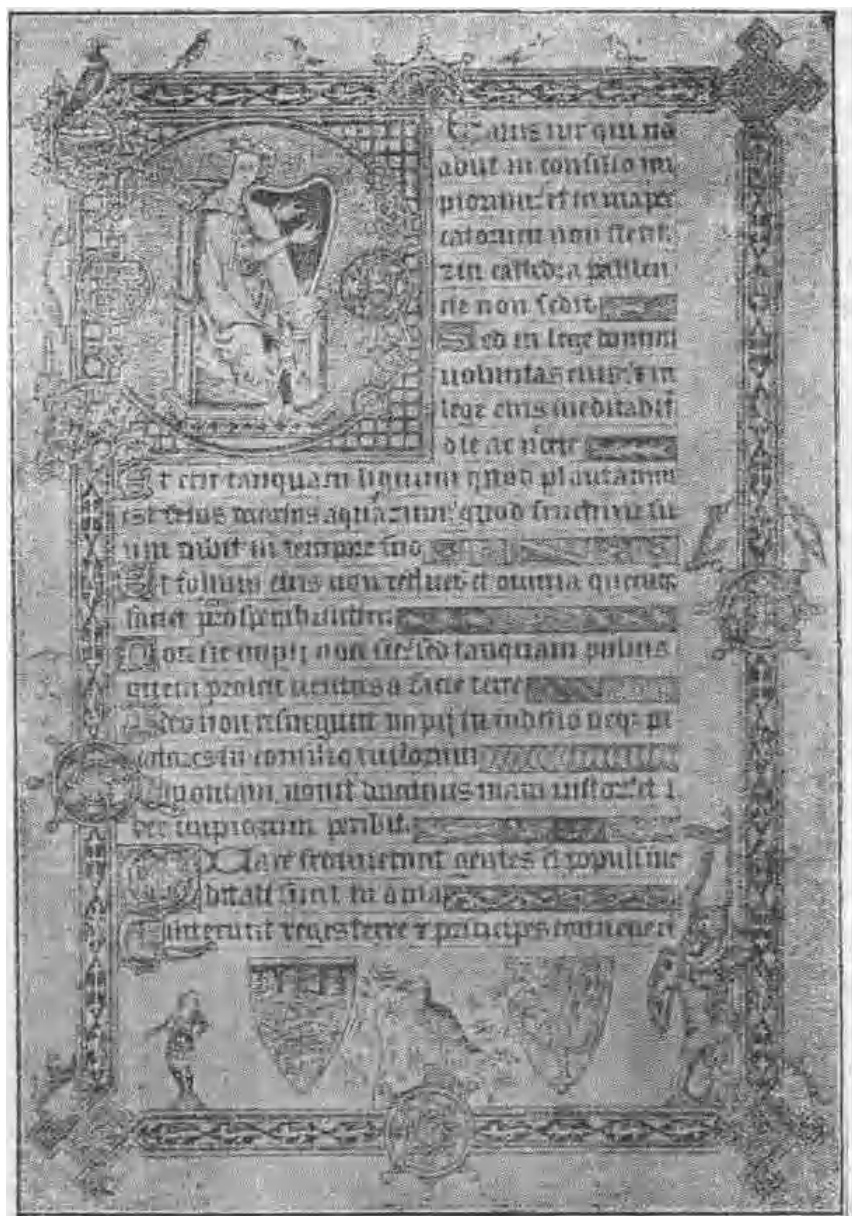
的字母在紀元前八世紀即已構成。文字的教育，在紀元前五世紀已盛行於希臘。那時齊亞士（Chios）島上已有學校，一般人都以不能識字爲恥。不過那時希臘的教育，僅以能記帳與能寫信便滿足了，他們還未養成讀書或寫作的習慣。希臘未有文字以前，就有遊行歌者了，他們在露天場所背誦荷馬的史詩一類的東西，以娛悅聽衆。他們從這一城遊行到那一城，如中國或歐洲的流動的戲劇團體一樣；他們就是依靠背誦史詩過生活。

亞歷山大城繼雅典而成爲希臘文化的首都。在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館裏，保藏着七十萬本的希臘書；紀元前四十八年，曾被凱薩（Julius Caesar）燒去一部分。亞歷山大城圖書館所有的書籍，大都是用紙草做的紙寫的，此外一小部分是用羊皮紙寫的。紙草紙寫的書籍，與中國的卷軸相似；文字只寫在紙的一面，紙的一端先繫在一根木軸上，然後沿着木軸捲起來，式樣與近代的地圖的掛圖相似。古代抄寫書籍的人，可算是最初的書賈；他們借了一部稿本來，抄了許多份拿去賣；紀元前五十年左右，雅典有許多這樣的人。亞歷山大帝時，販賣手抄本書籍，已經成爲一種商業了。亞歷山大城之成爲希臘的文化中心，是在紀元前三世紀時，同時，羅馬的作家正在努力鑽研希臘的作品。亞歷山大城因不在戰爭的中心，又因埃及產紙，於是這城裏的圖書館，便成爲書籍出產的中心，一般書記，在許多著名的學者下面，辛勤地抄寫各種書籍，經亞歷山大城的書賈的手而傳播全世界，直至希臘文不再爲流行一時的文字時，此城的地位逐漸降低，不再像從前那樣重要。

公元後三世紀時，書籍裝訂的式樣又有了變更；從捲軸而改爲冊頁，書頁都訂在一塊木板上。中世紀時，書籍都收藏在各處的寺院裏，因那時只有寺院是最安全的藏書處和抄寫處。許多寺院都備有抄書室。那時雖然極少新書出現，而書籍的裝璜却異常精美，每頁邊每行都有很美麗的圖案。「童貞的禱儀」一書便是一個例子。到了哥但保（Gutenberg）發明印刷術後，寺院的傳抄書籍的職務才告結束。



此圖表示歐洲未發明印刷術前，所有內書籍都是由專人手抄的。



「童貞的禱儀」之一頁，其頁邊及行間的裝飾極為美麗；這是中世紀後半的教士的傑作。